

# 幽默小品

(二)

何 宇 白

## 半斤八兩都是梟雄

三國演義中，有青梅煮酒論英雄一段。它敘述曹操、劉備，兩個冤家對頭在一起聚首談心。前者係採取攻勢，想把後者估量一番，究竟是否算得上他的勁敵？可是後者呢？却一味規避，力求韜光隱晦，以免惹火燒身。在他倆「攻防進退」幾回合之下，曹操竟「單刀直入」地說道：「夫英雄者，胸懷大志，腹有良謀；有包藏宇宙之機，吞吐天地之志者也。」劉備却閃開正題，故作糊塗地問道：「誰能當之？」這時的曹操已忍無可忍，一語道的：「今天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。」據說劉備因此嚇得驚惶失色，怕的是會遭嫉妒，致有生命之虞。但又不得不趕忙藉雷聲來掩護行藏。其實曹操是何等厲害人物，豈是「迅雷風烈必變」一句話可以使他坦然不疑？果如是，曹操便不成爲權傾當世，遺臭萬年的「曹操」了。

有人以劉備是仁主，曹操則係梟雄；但也有入認爲劉備不見得什麼「仁」，而曹操却不見得壞過劉備。他倆都有資格被稱爲梟雄。不過由於操做事兇狠，人所共見；備則工於心計而陰賊。

一個八兩，一個半斤，究竟他倆孰仁孰不仁？孰奸孰不好？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理更多。」千載迄今，仍然莫衷一是。且以劉備所到之處，無不唯「仁」是尚，故稱之爲仁德之君；曹則挾天子以令諸侯，弑死伏后董妃，無惡不作，更令人撲朔迷離。

平心而論，劉備終非仁主，只消看他北門樓一句話斷送對他有恩的呂布；竊奪同宗劉璋的四川地盤；尤其對不起人的，係在白帝城崩駕前對諸葛亮的一些美麗謊語，簡直言不由衷，目的是逼使孔明非保阿斗不可，虧他說得出：「君（諸葛亮）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邦定國，終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輔則輔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爲成都之主。」這種手段，施之於志慮忠貞，「萬古雲霄一羽毛」的諸葛亮，可真把他繫得牢牢地鞠躬盡瘁。

但也現出了他的一條梟雄尾巴。所以劉備、曹操應同屬於「梟雄」之列。否則的話，劉的王妃孫夫人殉節，後人便不會在她投江之處，建立「梟姬」祠，廟享千秋了！

## 逐臭之夫

香，人之所喜；臭則人所「共」厭，真的嗎？爲什麼還有逐臭之夫、嗜痂之徒呢？可見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居，以高尚的情操是重，志同道合，沉湎一氣者有之；卑污惡濁，爲非作歹，狼狽爲奸，「不能流芳百世，亦當遺臭萬年」者亦有之。故所以，喜香厭臭不能一概而論，其理至明。

「呂氏春秋」的「遇合」篇說，有一個身上大臭而特臭的人，親戚、兄弟、妻妾、朋友，討厭他得要命，沒有願意和他住在一起的，他無可奈何，只好離開他們，獨居海上。却未料到，海上的人竟有欣賞他的臭氣者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紛紛前往，和他同住，一時一刻都捨不得走開。「南史」劉穆之傳「又曾提到穆之的孫兒劉鷲，喜歡吃別人生活渣落下來」的「瘡痂」，認爲別有味道，只要看見了的話，爭先拾起塞到口裏，絕不輕易放棄機會。

據說清末民初的外語專家辜鴻銘，也有特別喜歡聞纏小脚女人的三寸臭「金蓮」。

以上所述，雖然是出乎「耳聞」，却未「目覩」，可是言之鑿鑿，畢竟有「史」爲證，百分

之九九假不了的。何況筆者還有「百聞不如一見」的下列事實，提供更有力量的證明呢？

如是我「見」，當年道過滇緬交界的卡瓦山，地名叫蠻盾。每逢市集，在那兒的土著民族就是卡瓦人，一個個赤身露體，男的女的僅在下身圍個短裙遮一遮羞。咱們中國人去那兒做小生意的倒也不少，那時還有些打日本人的游擊隊也常常露面。我會見好些肉攤，賣牛肉的佔大多數，他們的標價，越臭越值價，臭到有蛆出現的是最上品。該地土人屠牛照例是任尸體放在門前，等有臭味發見才拿來吃或賣。他們說，最臭的味道美而無比，可是咱們漢人無不掩鼻過之，莫敢領教。由此足見逐臭、嗜痂，大有人在，古人不我欺也。

### 愚而好自用

「強不知以為知」，便信口開河，語無倫次，以致班門弄斧，貽笑大方——甚至惹出了許多的麻煩。因之智者有「三緘其口學金人」的箴規，一般人也莫不以「要得江湖深，除非不做聲」為警惕。不過說來容易，實踐便十分困難——尤其自以為聰明的蠢漢，老是「愚而好自用」，本其「下愚不移」的本性，「我行我素」，一連串的笑話百出——

今有人焉，係筆者在異國僑校時同事，當他講授物理一科，談話中涉及課外，曾大放厥詞，認為駕駛飛機要比開汽車容易得多。學生問他「為什麼？」他解釋道：「因為天空不比陸上，前者是廣闊無邊，後者則限於道路的迂迴曲折，所

以在高空飛行，便可任其所之，遠較地面駕車，要處處轉彎抹角容易。」雖然「振振有詞」，但却「豈有此理」？

「官場現形記」，曾有此類似的一段故事，刻畫一位如此的四品大人候補道田小瓣子。它敘述：田道台一介市儈，以白銀萬兩捐官，不自檢點，視官場如市井，對人處事一竅不通，却以能員自許，行其所不會行，說其所不該說，以致荒腔走板，洋相百出。某天他竟毛遂自荐，向江南總督獻上「整軍方略」。所謂「方略」也者，僅憑他的蠢想，叫一位在他商行裏做事的帳房先生替他執筆，千言萬語，列為四個條款，第一條主旨是「要使兵士作戰勇敢，必須趕扣糧餉，不使士卒吃飽，可以拚命在敵方搶食，衝亂敵陣」。說明是「貓吃飽了便不捕鼠，兵士亦如然，沒有餓兵，安能決勝疆場，殺敵致果。」第二條主旨係「為免士兵逃亡」，只有個個都給予一個標誌，說明係「每兵剃去眉毛，縱使逃遍天涯，也可緝拿歸案，如此便兵存畏心，不敢逃走。」第三條主旨是無須砲台瞭望測量，只要「迎頭痛擊」，便事半功倍。說明係「如有敵船自東來，便向東開砲；若自西來，便向西面轟。自會收迎頭痛擊之功。」第四條主旨是出兵打仗或剿匪緝私，一齊畫了花臉出去，易於得勝。說明係「義和團因此嚇退洋人，如能精益求精，揀最兇惡的臉譜畫在兵的臉上，狀若天神，更可發揮嚇阻作用。」——真算得妙想天開，無怪當時的江南總督聽聆之下，大動肝火，一口啞道：「呸！你這放屁的話，也當作條陳來上！」

### 費力不討好

人各有其處境，亦各有其立場，處境不同，立場自異；立場既不相同，見解也隨之而有分別。不過人各有志，「你走你的陽關道，我過我的獨木橋」，莫相強，更莫相矜。富者非肉不飽，非帛不暖，習以為常也；貧者「一簞食，一瓢飲……曲肱而枕之」，亦樂在其中。並不見得鴻「運」高照者是天之「驕」子而「該」具優越之感；處境不如人者也不見得是「命」該如此而「應」向人卑躬屈膝。更不見得前者的所言所行有什麼了不起；也不見得後者的所作所為有什麼不好。無怪乎美國在若干年中，喜歡以其「富強」的姿態矜人，且欲以其生活思想方式，強迫受過幫助的國家、民族，「遵照」施行，否則便以停止美援要挾弄得罵聲載道，「頭頂石臼跳加官」——費力不討好」。可不是？為了要實行她的「民主方式」，派馬歇爾來華進行什麼「和談」，和共匪「與虎謀皮」，斷送了咱們大陸；同樣地干涉越南內政，和尚自焚了幾個，便認為吳廷琰不够民主，使他下台喪命，造成了越局「治絲益勢」，終成不可「救藥」，她又一走了之斷送了南越……諸如此類行同「兒戲」的想法、作法，全憑她本身的立場去胡作非為，對嗎？正恰似某兒童讀物所載的一段滑稽故事一般。

故事係說，一位手持死提客STICK，全身穿着華貴的千萬富翁，在街頭碰見了他爭道的小平民。這位平民雖「平」而傲骨嶙峋，對「富」一點也不客氣。「你為什麼不尊重我？」

富翁厲言正色地問。平民很傲慢地說：「我為什麼要尊重你？」「因為我有錢有勢，可以幫助你；祇要聽從我，」「不稀罕一些兒幫助，」富翁復強調：「我可以儘我的一半財產幫助，要是你尊重我的吩咐。」平民答道：「假如這樣，我倆平分秋色，便可分庭抗禮，用不着尊重你，」「那麼，如果傾我的財產給你，難道不可以換到你的尊重嗎？」富翁如此詰問。平民哈哈大笑道：「如果這樣，我已變成富翁，你呢？反成平民了，還值得如你所想像的尊重嗎？」因此可見「富而且強」並不是使人尊重而頤指氣使的條件，美國人數十年來以美援外交，逼人就「範」的徹底失敗，良由於此。

### 貼金

「貼金」，由於「佛要金裝」，一包又一包的金箔散開來分成若干片，將牠貼在妙相莊嚴的佛爺臉上、身上、手上、腳上，金光燦爛，顯得更莊嚴、更崇高。因此，一般人也喜歡有此類似的金箔，向自己臉上貼，與我佛看齊，倍增光彩。所以貼金便不僅佛像需要，人人都樂於為此。

「貼金」既可以抬高身價，便在十萬紅塵中大行其道。有如伊索寓言所述的「老鴉喜歡狐狸給他貼金，便不得不大張其口，歌唱最美的歌曲，一顯才能，結果嘴一張開，竟將啣住的一塊肥肉丟下來被狐揀取。」不僅才華未展，而且損失「不貲」，幹嗎要人家給自己貼金這撈什子？可是萬物之靈的人類，尤其天之驕子的若干帝王，却沒有不願自己貼金或者被人貼金的。秦王嬴政

，自稱集三皇五帝之大成而自己命名為皇帝，算是最會把金往自己臉上貼的頂兒、尖兒。唐武則天也樂於此道，硬逼臣下尊她為「聖神皇帝」，據史載她以後的尊號，字數達十餘字之多，字典裏的讚美形容詞，恨不得一股腦兒搬在自己的頭銜上。降至遜清，乾隆帝也曾自稱「十全老人」。至於芸芸衆生，亦莫不以「貼金」相尚，大的想大貼其金，小的也企圖小貼一番。「賣花人讚花香」、「老王賣瓜，自賣自誇」係自我的貼金；「不是六郎似蓮花」，而是「蓮花似六郎」，係「人人為我」的貼金；給官送萬民傘，建德政碑，係被迫式的貼金；自命天下第一，舉世無雙，係叫人替自己的臉上貼金。——總之，方式雖多，目的不外「貼金所以自炫」的本旨。

成都南門外的枕江樓菜館，以有亭臨江，食客盈門，所烹調肴饌，確有一手；尤其鮮蝦、鮮魚……均在靠亭的一隻小船上養着，臨時取往廚房，味鮮可口。於是它很自傲，認為該館係天下第一，並無分店。有人問：「憑什麼自充天下第一？」該館負責人解釋道：「中國的烹調為世界第一，川菜為中國第一，成都為全川第一，枕江樓則為成都第一，所以應推為天下第一。」這種「貼金」簡直近瘋顛。

### 判得天真

美國彭雪爾州法院有一個判例，案情是這樣的：

德爭太太的丈夫，天天晚上在外勾留，遲遲不歸，令她忍無可忍，雇請一位私家偵探替他打

聽。不久偵探返命，說她的丈夫所以如此，是為了一位金髮碧眼白皮膚的「女性」奔忙。她一聽之下，便憑此證據與德爭馬上離婚，在他一點兒也不反對的情況下，照例給她一筆贍養費，可是這位太太心猶未足，要求法庭叫德爭替她付出雇請偵探的費用。這樣一來，德爭便難以為情了，他說：「對挑撥離間我們夫婦的人，還要叫我給他報酬，難道不怕違悖情理嗎？」但德爭太太却認為：「當丈夫的就應該替妻子償付離婚手續費，假使不是這位偵探先生替我查出你在外勾引婦女，我們便不會離婚。所以這筆偵探費用非由你付出不可。」結果，法院判道：「丈夫不應該出這筆錢。要是當丈夫的為了他的太太這樣離婚而出偵探費用的話，此例一開，等於叫當丈夫的拿錢雇偵探跟踪自己找尋證據，豈不違反常情嗎？」這又是一個「天真」的表現，原告方面要求得豈有此理，法庭方面更判得行同兒戲，真像開玩笑一般。還有另外一個判例，是哥倫比亞的法庭判決，案情如下：

徐克一次跟一次地向他的芳鄰大發牢騷，為的是鄰家的一棵大樹枝兒伸出他的屋子上面，一旦樹枝斷了落下來，打壞屋子事小，出了人命便「關天關地」。可是這家芳鄰置若罔聞。有一天「大風起兮」把一根大樹枝吹斷，壓壞徐克的屋頂了，這場索賠修屋的官司就這樣控訴起來。原告徐克說：「本來我打算砍掉你那越界的樹枝，可是又涉及你的樹枝主權問題；那麼保護我家安全，莫讓樹兒落下傷毀人物的責任當然歸你而不歸我。」被告鄰人駭道：「越界伸在你主權範圍

內的那條樹枝，照「法定」已不屬我，假使你認為對你有危險，早幾年你應該把牠砍掉，現與我何干？」法院判決是鄰人無須賠給原告新屋頂，因為法律規定——不管什麼人家的樹枝踰東家西家牆，不管東家西家，儘可「自掃門前雪」，把侵入「領土」的部份砍掉，豈不結了嗎？

笑不笑由你，美國人的「天真」，可以略見一斑。

## 臭虫

臭虫之為物，人見人厭，豈止討厭，簡直恨之入骨，莫不想方設計予以殲滅；縱使牠一身奇臭難聞，誰也不願什麼清潔衛生，必親手擒拿，使成齏粉而後快。記得當學生的時代，在校住宿，由於那些年還沒有DDT發明，對於臭虫、蚊子、跳蚤的困擾，可謂無以復加。牠們都是吸血鬼，或叮或咬，又痛又癢，弄得人六神不安。於是只要過團體生活的人們，不管丘八（兵）丘九（學生）便給牠們取了些外號，臭虫叫做坦克車，蚊子叫做轟炸機，跳蚤叫做游擊隊。後兩者還可施予防範，燒艾蒿，掛掛蚊帳可以驅蚊；洒掃庭院可以減少跳蚤；可是對一號敵人的臭虫，便煞費周章。因為牠隨隙亂鑽，無縫不入，無論桌椅床櫃、門窗戶壁、天花板地板、雕樑畫棟，祇要有一線的空間，便是牠們的居留勝地，至於蚊帳四角、被褥枕頭，均可隨遇而安。假如對牠防範，採取隔離辦法，獨臥飯桌之上，牠會從空而降，比降落傘還要準確；假如單獨對牠進剿，自己的床位雖告肅清，另外床位的臭虫便毋須「

綠卡」，會「移民」過境，即使幾間床位均同時會勤，可是阻不住別一房間的臭虫紛紛偷渡。牠們的勇敢，牠們的團結（臭虫常常幾十個一團），牠們的繁殖，怕沒有其他的動物可以比得上的，所以大家當時，確對臭虫沒有辦法，真令人討厭極了。每念及大陸上常對某一種不受歡迎的朋友，便公稱他為「臭虫」，或許就是這種原因罷。

「臭虫」，見之不順人眼，聞之不是味道，一旦以之擬人，可以想像。那麼，難道被稱為「臭虫」之士竟如此令人噁心嗎？據一些事看，倒也未必；但據又一些表現，却猶有甚焉！

秦始皇還未併吞六國時的茅焦，在嬴政的眼裏便是「臭虫」，漢景帝時的鼂錯在七國的心目中也是不折不扣的「臭虫」；還有明朝萬曆時的狀元楊慎，也和前二者相同。本來，秦王捉他媽的姦，景帝時的七國在鬧劉家的「窩裏反」，以及萬曆帝要將自己的生身父與獻王牌位送進太廟去當皇考，係「吹皺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」可是他們硬要去當「臭虫」，冒的冒風險，死的死，流放的流放，究竟所為何來？這些大人物和水滸傳替武大郎捉姦的鄆哥，以及喜歡介入別人夫婦之爭，兄弟糾紛的一干小人物，均屬於好管閑事，惹人討厭，所謂「臭虫」也者之列。

## 人必自私

唐朝的開國元勳徐世勣字懋功，以屢建大功，賜姓李，且以「世」字犯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諱，改稱李勣，算得是一代賢臣。在他年老時候，

曾對人談到自私的問題，他以本身為例，體會到自私之心人所難免。當他親身照料侄兒的病時，對於湯藥服事隨時關心，甚至常在病榻左右；可是當他的兒子生病，却沒有這樣殷勤，不過他說：「雖然我照料侄兒的病勝過照料自己的兒子；但是在侄兒病中，我很容易入睡，兒子病中，再想睡也睡不着，足見對兒的私愛仍然勝於對侄兒的。」這是再坦白也沒有的「實話實講」。可見「人不為私，天誅地滅」，並非過激之詞。無怪史稱傻子的晉惠帝，逃難時聽見青蛙叫，也會幽待從的臣子們一默道：「這些蛙，哇哇叫，究竟是為公嗎？還是為私呢？」不言而喻，傻瓜皇帝的意思，還不是在「指桑罵槐」，人人為私。

厚黑學「發明家」李宗吾曾以「心理與力學」理論，證明了人莫不為自己打算，換言之，就是自私的大道理。他舉例說，天地之大，叫做宇宙，畫一個最大的圓來表示；世界是宇宙的很小部份，是屬於最大圓以內的，暫畫一較小的圓來表示，姑且稱作第二層；咱們中國屬於世界範圍，暫畫一個較代表世界圓為小的圓，放在第二圓圈之內，稱作第三層，四川省屬於中國，比較第三層為小的圓圈畫在第四層代表；成都屬於四川，以第五層圓代表；支磯石街屬於成都，以第六層圓圈代表；某人住宅位置支磯石街，以第七層圓圈代表；某人家屬住在宅內，以第八層圓圈代表；某人本身為最中心一點。因此他解釋道：假如某人聽到了大地震，必定是捨遠圖近，對自己越有關係的便越更關心，譬如他問：「在那一國？」要是在中國；他一定要問：「在那一省

「要是在四川省；他一定要問：『在那一縣？』要是在成都；他一定要問：『在那條街？』要是在支磯石街；他一定要問：『受災的有那些家？』要是在他的家也『在規』的話；他一定要問：『我家死了誰？』要是在都死了；當他悲憫過後，也會聊以自慰：『幸而我沒有在規。』所以不管圓有幾多層，最要緊還是最中一點的我。

### 無理便認輸

一些人喜歡強辯，一些人却服從公理。強辯的人慣好強詞奪理，但是公理祇有一個，不管具有三寸不爛之舌，口吐蓮花，對的畢竟是對的。固然，逞辯之士，信口雌黃，合不合理，他心裏有數，但由於面子問題，死不認輸，便「鴨子的嘴亮」——硬到底，實際上不過「色厲內荏」而已，這一類的仁兄我不敢恭維，倒是，一些向公理低頭，對的就是對的，錯了便自行認錯的一些人士，無論古往今來，東西南北，却不能不令人予以稱贊。

司馬遷所著史記的刺客列傳，在他的筆觸下，將要離折服壯丁椒邱訴的經過，寫得非常出色。尤其對於椒邱訴的認錯精神，更為動人。

椒邱訴是東海的壯士，當他由家赴吳，為友奔喪的途中，聽說淮津的水中有神，不准任何馬匹在津畔飲水。他偏不信邪，赤身持劍下水，與水神鏖戰三日三夜，被神傷了一目，之後，他抵吳行弔，便在喪席上高談大戰水神之勇，目中無人，那種氣傲，那種出言不遜，咄咄逼人的態度，令在座的要離看得很不順眼，便折服他道：

「你見人如此驕傲，就算勇士嗎？以我看來，真正的勇士應有與日戰不移表，與鬼神戰不旋踵，與人戰不違聲，寧戰死而不受辱。可是你此次與神在水裏相鬥，既奪不回失馬，反瞎了一目，形殘名辱，不去拚命，却貪生世上。這樣的無用，還虧你有臉見人？」椒邱訴被罵得無地自容，悄悄地溜走。但他對此當眾侮辱，並不甘心。便於是日之夜，潛往要離的住宅行刺。以要離之門大開，便直入臥室，將劍承要離的頸，大聲叫醒正在酣睡的他，並奚落道：「你有三該死，知道嗎？」要離答道：「不知道，請告訴我。」椒邱訴便很不客氣地敷說道：「你辱我於大眾之前，一該死；歸家不閉戶，讓我自由走進來刺你，二該死；見我來而不起避，三該死。」要離幽默地說道：「我並無三該死之過，倒是你却難免三不肖之恥。」椒邱訴問道：「那三不肖？」要離便說他，一不肖是既在大庭廣眾間受辱，為什麼不敢當面爭持？二不肖是，偷偷摸摸地混入門來掩襲；三不肖是將劍放在我頸上而大言不慚。——這到底算什麼？椒邱訴自知理屈，投劍而以頭碰門自殺。

### 着了迷

坐禪的人最忌的是「走火入魔」，研究學理的人最忌的是「鑽牛角尖」，練武的人最忌的是「運岔了氣」，一般消遣娛樂的人最忌的是「着了迷」……這是由於太專心了而神經緊張，在身心吃不消的負荷下，便在「規」難逃。本來，凡諸事「用志不紛，乃凝於神」，專心致志的搞一

樁事，沒有不對的道理。無如專也有專的方法，而且還需一個限度；否則「欲速則不達」，致遭「過猶不及」的不良結果，何苦乃爾？

「走火入魔」、「鑽牛角尖」、「運岔了氣」，以及「着了迷」，八九不離十，毛病多半出在「專」過了分。試舉幾個着迷的趣事，一葉亦可知秋。

玩票原本是娛樂消遣，偏偏筆者之友某君，下了一番死功夫去學余派、汪派、梅派、程派，終日哼哼唧唧，四上工尺上，搞得頭昏腦脹，說話顛三倒四；曾去北平的很多大戲院，站在臺口下，呆呆地傾耳注聽，連維持秩序的警察干涉他不該站在那兒妨礙大眾視線也管不着，直到腦袋上挨了兩記警棍，才勉強歸座，可笑他還一面摸摸腦袋，一面不住地說道：「挨得有代價，究竟學會了這一腔！」

看小說也是為了消遣，可是有位對三國志演義看迷了的先生，當他在早上正讀得起勁的時候，太太爲了要燒飯做菜，將不到七八個月大的孩子交給他抱任。他正在看該書七三回「雲長攻拔襄陽郡」，接着是「水淹七軍」「威震華夏」，再接著是「呂子明白衣渡江」，以至「關雲長敗走麥城」，越看越緊張，不管懷中的小孩呱呱大叫，閉氣而亡，一點也不知道。

另有一位看聊齋誌異的，說起來更笑話，一腦子的狐狸精如何多情，如何美貌，指望有緣邂逅「共效于飛」。因此半夜三更跑去一座古廟的荒蕪花園裏，隨帶一些酒菜去會狐仙。酒菜在亭中擺好，他不斷仰空「祈禱」狐仙降臨。忽然一

條大白狗從外跑來，踞案大嚼，等到茶肴光了，他想敬牠的酒，藉將狗灌醉逼現人身，成其好事。誰知狗總是狗，怎麼會是「狐仙」呢？一經逼急，便反臉不認人，張牙舞爪，大咬大吠而逃。

## 脫派

脫，照字義說是離、解。肉去其骨謂之脫，衣離其體也謂之脫，尸解就是靈魂脫體，脫陽便一命嗚呼，所以一談起「脫」，連帶的事情，好者無多，壞的却不少。無怪「脫派」會令人不敢恭維，一加上了這個頭銜的星星，無不誠惶誠恐，嚴加否認，勝似想「脫籍」烟花一般。

「脫派」來龍去脈，係蘇共「清算鬥爭」托羅斯基所扣上「反動派」的帽子，叫做「托派」，以脫，托同音，且皆成爲一派，雖然「這脫派不是那托派」，但因前者爲人不齒，後者係「狗咬狗，毛一口」的匪幫內鬨慣用名號，亦爲人所不齒，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居，看到「脫」便連想起「托」，「脫派」便遺臭一時。

一層一層的將衣裳脫掉，褲子脫掉，赤條條無牽無掛地裸身露體，男子漢、「大丈夫」的漢彌衡打鼓罵曹操時會表演過這一套，虧他還會理直氣壯地說：「露父母之形，以顯清白之體」。畢竟他是「男生」，既不遭詬誶於當世，還流芳千古，揚名「立萬」。可是「女生」呢？便「際遇懸殊」，不啻天淵。譬如亞聖孟子的夫人，將門掩好，在閨房裏換衣褲，未料到丈夫掀門入室看見了她的裸體而痛加斥責，好在有賢慈的孟母「未入門，聲先揚」、「非婦無禮，乃爾無禮」

的幾句話才解了「七出」之圍。同一「脫」也，「脫」不能與男「脫」相提並論，由此可見。

可是，物極必反，東南西北，各國地區，一些巾幗不讓鬚眉，行效彌衡而志在交易，於是乎，舞有「脫派」之舞，戲有「脫派」之戲，酒家有「脫派」之酒癡，飯店有「脫派」的女侍，司空見慣，風靡全球，習以爲常，有並不足爲奇，沒有才是怪事。因此，一些「嘻皮」「男生」，便「男兒志氣豪」，不甘示弱，先來一套無遮大會，再玩一套裸體遊行，但是形勢不比一些「女生」強，腰中無貨，終不爲人欣賞，不幾時烟消雲散，儘讓「脫派」一枝獨秀，且爲某些「女生」壟斷。即使她們會爲人不齒難見天日；但仍轉入「地下」陣地，我行我素。

## 吃空額

清朝以八旗兵打下了天下，當它一統中國，僅憑黃、白、紅、藍、鑲黃、鑲白、鑲紅、鑲藍等旗編制的隊伍，不敷應用，便有綠旗營之設，遍佈京師及省、縣地方，俗稱綠營，清中葉前頗稱精銳，可是承平日久，營務廢弛，以致太平天國之亂，屢戰屢敗，終被裁汰，由湘軍、淮軍代之而興。但在清末，這些隊伍暮氣日深，又有小站練兵的陸軍繼之而起，以迄民國。有關這些軍隊之所以興替，固然有很多因素，不過尅扣軍餉，層層中飽，以致營不成營，兵不成兵，厥爲其中最大的關鍵所在。

照滿清綠營的編制，從一省的提督起，經過鎮標的總兵，以至副將（協），參將、游擊、都司、守備（營），千總，把總（汛），層層節制

。但在清末民初及民十幾年的漢軍以迄陸軍編制，則從軍、師、旅、團、營、連、排直到兵的基本單位——班爲止。帶兵的人，只要沾上了長的邊，便有扣餉、吃缺空的分。大的大吃，小的小吃，小的吃飽了，會有大的來榨索，大的吃飽了，又不得不雙手孝敬更大的受用。即以民國時代的一排、一連來說，照編制每排應有三十餘人，每連應有百餘人，可是實額不過六七成，甚至五成，所以集連爲營，集營爲團的一團人，編制應爲千餘兵，實額只有四、五百人。當時官長之所有錢可吃，良由於此；部隊之所以營務廢弛，亦良由於此。「上下交征利」，大家心裏有數，便對此睜隻眼、閉隻眼，視若無睹。一旦碰着校閱大典，不是臨時出錢雇用品市井無賴，穿上軍裝，扛起刀槍，濫竽充數一番，便是輪流應卯，有如校閱第一團時，第三團全體動員支援；校閱第二團時，又由已被校完的第一團加入，每團人應有人數，看起來倒也足夠，只是實際上又怎能杜塞悠悠之口？

筆者幼年在鄉，曾看過這類吃空額的事太多，恰在某天社戲場中，竟有某戲班反映現實，作如此演出：它的戲碼是曹操下江南，當鑼鼓開場，只見四兵、四卒，持槍荷刀，從台後的「出將」門內魚貫而出，繞台一周，又從「入相」門走進後台。第二度又走出前台，走進後台，周而復始，吆喝連聲，遂令觀眾看得不耐煩，齊聲喊道：「這是什麼名堂？」戲班的班長答道：「這是八十三萬人馬上陣，非一個個過完不可。」「爲什麼？」「因爲只過少數人馬，難道不怕吃空額

的責難嗎？」

### 以己度人

一些人總會將自己侷促在他的「小天地」裏，事事主觀，以己度人，却不為他人設想。所以別人的痛癢，對他漠不相關，有如「秦人視越人之肥瘠。」

當晉朝八王之亂時，戰禍不停，城郭丘墟，人民顛沛流離，哀鴻遍野；可是做皇帝的晉惠帝，縱使在被叛王悍將「牽着鼻子」四處跑的途中，也會親眼看見過餓殍載道，但虧他「關心」的這樣問道：「他們為什麼會餓死？怎麼不吃肉糜（以肉作糜）呢？」一位皇帝，對飯沒有喫——甚至連樹皮草根也找不着喫的餓殍災黎，公然問出這種話來。要不是「以己度人」，怎會幼稚到如此地步？

滿清時的某一代皇帝，也有此類似笑話，雖然比不上晉惠帝的糊塗，却也算做以己度人「一丘之貉」。當這位稱什麼「宗」的皇帝，聽到西北某縣馳奏「人瑞」，很想見此百歲老一面，便召來京師，陛見之日，龍心大悅，問道：「家況如何？」老人答：「自耕自給」。再問他：「有什麼養生之術？怎麼會壽享期頤？」他答道：「每晨吃生雞蛋兩枚，」了不起！了不起！你的家真够富有，一天公然吃得起一兩銀子一枚的兩個雞蛋。「皇帝的話，令此老人莫「明」其妙。他只知道鄉間雞蛋市價，一兩銀子可買百多枚，怎麼京城會如此昂貴？但沒想到皇帝吃的雞蛋價格，是根據內務府的報銷。「可憐」的皇帝被裝在受騙的「鼓」裏，却「以己度人」，難怪免不了

# 三民主義的比較研究

陶懷仲教授著：定價 精：二二〇元  
平：一八五元

全書567面，附註1868條，45萬言。就三民主義與六大主義及其分派比較，均加述評，結論分爲十項，足見國父英明聖哲三民主義博大精深。大專院校 國父思想教授、學人、各學術社團、訓練機構及大專院校圖書館等，均可購備參考。郵購請將書款交苗栗郵政劃撥200436號作者帳戶

## 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  
定價肆拾元

本書爲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新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、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爲觀止。定價台幣肆拾元郵撥14044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了「張荒腔」？

據說，東南亞某富僑也是將本身關在「小天地」裏，專會以己度人。某日有一乞丐到他門前討飯，哭得非常傷慘，說是兩三天都沒有飯吃。富僑笑着對他的用人說：「兩三天沒吃飯算什麼

同事？我不是常常都注重偏食而不吃飯嗎？」用人道：「這可不同，你不吃飯好過，他不吃便會難過。」富僑問道：「怎麼難過法？」用人解釋說：「比您牙齒疼還要難過！」「有這樣嚴重嗎？趕快給他吃飯！」